

書叢藝文今當

程旅的異奇

著 汀 沙



社 版 出 今 當

感情真是一件奇怪東西。等到認真要時後方的時候，對於敵後的游擊生活，彷彿就要遠離自己的親人似的，他倒反而有些留連，有些捨不得了。

他是昨夜才得到確定的通知的。他正在寫日記，那個出色的軍事領袖，鬚子邊露出鵝蛋的微笑，翹着烟斗走進來了。他逗趣似的掏出幾枚桔子糖來，於是細着飽經憂慮的眼睛，他告訴左嘉，再隔一天，他就可以動身回後方了。

左嘉等候這個決定已經兩個月了。他有着不能不走的理由。他的妻小還在後方，他之對敵後來完全由于一種偶然的機遇。他約同一批文化人到前線勞軍，無意中碰見了那個傳說中的人物。于是，因為那馬販子的引人入勝的風度，以及對於游擊生活的巧妙描

左嘉便單獨跟他到了××

他來的時候，正是冬。現在已經是春天了。就和季師一樣，他自己再也改了改，而

然而，爲了收拾一點行李，他却感到不大留神。那艘快艇坐正花轎的處女的激動侵襲着他。他翻弄着這東西，那該裝在馬袋裏的甚多東西。他覺得這一切都是那裏的種種，那裏的種種，那裏的種種。但是，一張神符，一支精巧的香煙，和燈籠裏的印也同樣出色。而這些數量上更又不無不有無限。

「這筆錢對付得消檢好了。他嘆了口氣。十分滿足的窺視着他的行李，正如一場戰爭後，工人觀看自己的勝利品那樣。他假想他的收穫已經不菲了。至於漫懸着墨索利尼像樣的它們。他早年是寫詩的，使他知名的却是那種泛論文化智識的文章。」

墨索利尼以後，他又把精力掉向散文方面來了。

這一切都是多麼寧靜。雖然十里以外便是敵人的據點，說不定頃刻之間便會發生戰鬥；但這是常有的事，已經不稀奇了。而且，只要那些不時從街面上溜過，騎在自行車上的便衣偵查的眼睛耳朵照常工作便無大礙。在一家貨攤面前，和那個高級委員挪了挪手，左嘉欣喜的停下來了。

那人身材瘦長，蓄着一塊濃黑的髭鬚。長期的奮鬥和長期的胃病使他帶着一點病容。他披着一件草黃色皮短大衣，神態顯得懶散；但却終難泯滅掉他那由於信心堅強而來的平靜。他用腳尖在地上畫着縱橫交錯的線條。

他在向左嘉說明着近兩月來的戰鬥情況，目的則在求得對方諒解：他們爲甚麼沒有讓他早些時候出發。

「你想，」他溫婉的笑着，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能送你走呢？現在比較好一點了，重新佈置一下至少要他兩三個禮拜，若果路上耽擱不大，那個時候你已經在路西了，由地好辦一點……」

想起曾經他經過他的做事拖踢，左嘉禁不住紅臉了。

「這一下你們該可以休息一兩禮拜了吧？」他支吾的問。

「這也難說，」委員沉思的舐舐嘴唇，笑笑，「不過像前半月那種大規模的戰鬥呢，一時不會有了。」他十分嫺雅的伸出手來和他道別，他們分頭走了。

這場官場的談話稍稍使他感覺到內疚，同時卻又燃旺了他的惜別的情緒。並且，由於那種智識份子特有的好自譴責，他還多少覺得他的出發不大光彩。因此，當他走進那加拿大醫生的院子，看見那個偉大的國際主義者，穿着污舊的黃色睡衣，盤坐在幾個老婆子中間裹着綳帶的時候，他就認真地洩起來。

但要退出去是不行了。他只好決心不打擾他，一直悄悄拐進橫廊里去，那里住着一個他大學時代的同學。河北人，做過一次縣長，現在是加拿大人的翻譯。偶然的碰頭和偶然的別離同樣使得他們興奮。當其國窗的時候他們並沒交情，然而，那種共同的神聖的責任，已經把他們重新結合起了。

他們開始說了許多只在發洩感情上有著重大意義的碎話，接着就沉默了。彷彿覺得那是沒光景的，和我們這時代太不相稱，隨後，心性略為平靜，那翻譯問起左嘉所要經

過，並且極力勸他在終軍軍部停留一個時期。

「這要看，」左嘉茫漠的回答。

穿過窗孔，他正發愁的凝視着那無席地而坐的異邦人的背影。

「不要這麼說吧，」那翻譯認真起來，「再來一趟恐怕不容易！」

「好嘛，」左嘉順從的說，隨即嘆了口氣。

「你到唐縣的時候可以去看看小汪，他就是那里的人，在當專員。」

「我覺得自己有點像個逃兵……」

「瞎說！」那翻譯惡着他的直爽笑了，「你又不是回後方去避難的！」

「自然自然，」左嘉不好意思的紅了臉，他接着說，「我每一個行動都……」

「不覺得我有些不合式的地方。並且我預先要做的學早做好了。不過一想到大家這

樣難……」

「同志，後方也有後方的艱苦呢，認真工作起來沒有一處舒服……」

於是他們就對談起前後方工作條件的差別，和各自的難處來，而歸納到那個不可解

滅的真理：一個可能盡善的工作崗位就是最好的崗位。這是左嘉曾想過多次的，然而，再由另一張嘴來說一遍，效用也就立刻兩樣。

「我懂得！」左嘉承認着，發出寬解的笑聲，「只是總覺得不大痛快！」

「你倒不必這樣！你看我們那個加拿大醫生吧，一打仗他就吵着要上火線，一本來一負傷就醫治效果要好得多，司令官無論如何總不答應。……」

彷彿立意避開那個話題，左嘉切斷他，向他問起一個同事的行踪。

「調到總部工作去了。」那翻譯回答，「若果走晉東南，你們一定會碰頭的。」

「我也這樣走，」左嘉說，「這樣方便得多。從桓曲過河，坐火車到西安，然後回寶雞坐汽車，一直就到成都。這是我原來的計劃，可以少走點重慶路，多看一些地方。一到家我就可以開始門工作了。」

他想起他的妻兒。想起一回做夢那個六歲的玩皮孩子對他的責備：狗日的爸爸！他陡然感覺到了一陣溫暖的柔情。……

他笑了。驟然並不存心掩飾，接着他聽到他的寫作計劃。他笑着申辯，他已經要

行了。他相信一點真實情況將比一番空論更為動人。而且，目前的工作正在如何使得後方的人心振奮起來。因為有着約會，慎重的作過別，他到宣傳部去了。

那里的負責人特別預備了幾樣好菜為他餞行。此外預備下的是大量的殷勤，鼓勵以及若干可能提出的質問的答覆。談話結束時已經半下午了。他又忙着跑了幾處，於是走去訪問戰地工作團的一批青年朋友。在那空無一人的屋子裏面，他隨手翻了翻那一冊躺在炕上，已經過時的年頭日曆。

這日曆的所有者是一個江蘇青年。他是瘦長的，沉默寡言，一閒下來便為懷鄉病所苦。假若手邊沒有這冊日曆來發洩一下他的感情，寫出一些妙不可言，但却無傷大雅的斷句，他也許早已變成了一塊石頭。

但他新添上的却是這樣饒涎欲滴的一句：殺條豬來吃多好呀……

左嘉趨着眉頭嘆息一聲，挪好門，退出去了。他並不覺得自己比那夢想着一點油腥的青年人優越，但他多少感到悵惘。雖不是個苛刻的人，他有時却是極嚴肅的，甚至帶點學究氣味。然而，當一踏上已經換上薄寒的村街，當一想到二十年前他所知道的習慣

青年如鯽，他又充滿着寬大和感激了。

黃昏的暮色已經在合圍了。在那船爲考究的院子裏面，在那高敞的磚台階上，那幾個他所訪問的青年正在等候着他。他們已經知道了他要出發，特別包了膳食跑來看他。當左嘉出現的時候，因爲實在熬之不住，他們剛剛將吃光了。但這只能怪他的運氣，所以那接待他的不是抱歉，而是一場哄笑。

他們爆發出那種只有在艱苦中生活着的人才有的大笑。從梯階上和門限上陸續站了起來，因爲北方人的台階頗高，他們的笑聲也就特別響亮。他，左嘉，感一疑虛似的笑，強的笑了。

雖然只是三十五六，但他常常覺得自己已非青年。他是不能容忍任何人開他的玩笑和對他不禮貌的。他的表情隨即認真起來。

「你們！發瘋了嗎？」他依舊停在台階下面。

「不是，不是……我們等了好久了啊！……」

「這也沒有甚麼好笑的啦！」左嘉生氣的追問。

看見越來越加正經的神氣，那個外表笨拙，心思靈巧，曾在清華建築的大塊頭青年，覺得他的毛病，那種認真起來便要認真到底的毛病，要發作了。於是噙着愉快的眼淚，他開始向他作着詳盡的解釋。

「不過這怪不得我的，」他幽默的結束着，「只能怪他太口饒了。……」

「天曉得，」那個想要殺條豬吃的人簡捷的辯護。

左嘉釋然了。

「我當是甚麼事！……我來請你們吧，我已經領到路費了。……」

他愉快的笑着，走上台階，邀請大家到他寢室里去。

他準備和他們作一次愉快的話別。他每每覺得同着他們聚首是要親熱一些。這不是

說在那些品位不一的戰士們的接觸上，會感到生疎，他們的情裏處有時更加動人。然

而，由於那傳說的殘霧以及過多的感動，他同他們不算融洽。

主客間的談話開首是雜亂無章的。而且絲毫沒有接觸到那些往常感覺有趣的題目。

希特勒的瘋狂和慕尼黑協定時流毒。德國哲學藝術的議論也擱下了。他們只是談着國情

後方的路線，沿途的熟人以及沿途的食品。當小忠進來上亮的時候，他們終於談到正經事來：一個拜託寫幾封信，那個是介紹文稿。

「別的信不要緊，」那大塊頭浙江人說，「我的稿子掉了零沒關係，老張還一封信，我藏不得啊？請你代寫一稿。……」

「我完全答應！」另一個人接着叫了出來。

他們如此慎重，因為里面還附着一封西安寄來的信，是一篇發給自己的好姑娘的書信寫信，她同老張都是那浙東人的同學。那信走了兩個月才到河北，收信人已經走了。他們折開看過，十分感動于下列的句子：歡樂是共國的，苦難却由一個人承擔。而這正是女人的命運。

左嘉下細一看那個新加上的信封：「探交山西汶水張總，第四文獻部政治處宣傳科張鴻同志收」。

「你們另外找人帶吧，」他想退還他們，「也許我不走晉西北了。」

「五區你總要住一下的！」那浙江人接着說：「你在那邊好找人啦！」

「那嗎只有這樣，過兩禮拜就不說了，不然我留在軍區政治部里。」

「好的！攔在那里我相信一定有人轉去。現在我只是擔心，信還沒有轉到，他又調到別處工作去了！他前回來信說要到大青山去。……」

「總之，」一個和那女性同鄉的廣東青年突然叫了出來，「他們不該忙着結婚，更不該胡胡塗塗就養孩子！……」

有誰從外面把門推開來了。是司令官的勤務，來請左嘉去吃飯的。這明明帶點餞行的意味，不去不大禮貌。好在他的招待已經辦了，那批不速之客也已吃光所有的糖食，他們子是一同走了出去。

當他轉來的時候，他的小蠟鞋已經在打鼾了。他爬上炕，極想早點好好睡去。他一氣就把燈吹息了。

「明天就要走了，」他喃喃的說。

彷彿白晝的分秒也得仰仗人工，從黎明的薄暗里，鈍重的砲聲咆哮起來。……

這沒有帶來驚擾和任何的緊張動作。這是常有的事，不足為奇。但當輕燥的機關槍聲作了替手的時候，那些有着責任的各級戰士，都把他們的睡眠收拾起了。

至多只有那兩個照管收音機的青年人，和那斷手臂依舊躺在被窩裏面。後者是準備去路面的，但他還得轉來，去就某一支隊的新職。因為這新職，他早就該出發了，他的長官却要他留下來，護送一批人到丁路西再說。有如這點任務只有一個肢體不全的人才龍勝任愉快。

他早就被大砲驚醒過一次。他覺他那經過十年訓練的耳朵測量了一下遠近，就入夢

窗簾被捲下了。現在，他把被蓋一掀，一下亮出他那結實的肌肉，紅潤的，深眼眶，端正的鼻子，壓着一張微翹的薄薄的嘴唇。

他看著他那長睫毛掩蓋著的眼睛，大張開口，打著一個不大舒服的呵欠。

「……」他又走不成了！」他嘟囔着，「真活見鬼！……」

「……」他越近了呢！」

幾聲響亮而加部隊的初中學生，雖然落了夜，已經光着屁股坐起來了。

「像是在西北打，」他帶點恐怖加上一句。

「胡說！——西北會搬到東南方去了嗎！」

「響得這樣的近！」

「起碼還有七八里路，說不出又聽門稿響了！」

「快睡覺啊！」那副領着助聽器的人名喚，算是主理處當面的人插進嘴來，「一

還沒有甚麼，」他用還未擺脫睡眠的聲調安慰着他的助手，「你若要是來搞天線，那就有點不對勁了。……」

村街上不時傳來奔馬的蹄聲。窗紙已經在發亮了。屋主人的房間里有着搬動什物的聲音，低語聲和小孩子的哭聲。大約他們已經在等候着一回短足旅行，一回堅壁清舍的工作了。掀開門，那個負責搬運收音機的四川老鄉走了進來。「不要矢服了才挖毛蘭！」他笑着說，爬上桌子去開始拆卸。

不僅是那助手，那助理秘書也已經下了炕，動手扎皮帶了。接着他就開始細心打磨他那從未放過一響的勃郎甯手槍。只有那斷臂還在炕上扎着綁腿。這不是一隻手抵不上兩隻手，他不覺得這有驚惶的必要。

而且，他是在發脾氣。他抱怨着和生氣着，覺得正如上兩回一樣，戰鬥又將使得今天的行期後退一步。此後的延誤也許更多。

「其實要走早就走了！」他嚷叫着；十分巧妙的，用右手掌里的綁腿卷兒擦着左邊褲腳一凌，接好頭，漫不經心的包扎起來：「四科才一個事務員，一個小鬼，就把五六名傷號送起走了；並沒有出過岔子；通共它媽五六個人就像端着一碗油樣！」

「可是同志，」那秘書說，「這些人究竟跟傷兵又不同了昵！」

「我知道！」——嚇得嚇弄的叫着，「是文化人嗎！……會演戲嗎？……」

「你不能這樣說！同志，恐怕不止劇團里幾個人呢。」

「我知道，主要的是那個帶眼鏡子的嗎！個子不大，臉胖胖的，昨天晚上見過面了！真是客氣得很！又握手，又上油漆，可是我們這些粗棒就不作興這套！……」

「余明同志啦！……」

聽客說了句半頭話。他覺得這是不說完全為佳，免得惹發了那個兩人的脾氣。因為他總指責他的同伴認識不足，並且把文化教養的空白填補後學來新人的錯誤。而這上級幹部正在努力糾正。

他沒有說下去。總的，由于他的口氣，他的臉色，那個湖南青年，那個因為最收掉盡人的牛，十年以前跑來參加新軍的孤兒，憑着他的敏銳，他却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。而且立刻回憶起接受委任時上司給他的評語：政治上堅定，但還不深。他得十倍努力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準。

十年了。在這十年當中，許多和他一樣大小的孩子都已到了成年，有的已經負着重